

# The Enlightenment of EP Princip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Manli 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China

## Abstract

Exploratory Practice (EP) theory belongs to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practitioner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with practitioner as the main bod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nlightenment of EP princip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nglish professional teacher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EP theory principl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EP principle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present, most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are transformed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majors, and teachers have changed from single language teaching to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there are many puzzles, leading to anxiety and job burnout. EP principle is people-oriented, takes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doub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lassroom life, and aims at the comm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ractitioners,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an ideal way to solve the anxiety of in-servic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 Keywords

EP theory; practitioner research; teacher development; anxiety; burnout

## EP 原则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发展的启示

鲁曼俐

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中国·北京 101149

## 摘要

Exploratory Practice (EP) 理论是属于实践者研究的理论范畴, 强调实践者为主体的语言教学研究。论文通过对EP理论原则的阐述及中国及其他国家EP原则研究的现状试图探讨EP原则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发展的启示。当前, 大部分商务英语专业都是在原有的英语专业基础上转型过来, 而教师由单一的语言教学转向商务英语教学, 存在诸多困惑导致焦虑, 产生职业倦怠。EP原则以人为本, 以反思自身疑惑为出发点, 重在课堂生活的理解, 以教学实践者的共同持续性发展为目标, 可以说是解决目前在职商务英语教师焦虑的理想途径。

## 关键词

EP理论; 实践者研究; 教师发展; 焦虑; 倦怠

## 1 引言

教师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sup>[1]</sup>。教师发展, 指的是主要基于教师个人意愿、内在引领的, 非外部施加的变化<sup>[2]</sup>。论文所指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指的是在职教师特别是从英语专业教师转型过来这部分商务英语专业教师而非职前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发展问题。郭乃照等对中国 33 所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的地方院校调研发现, 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平均年龄 33 岁, 其中 78% 的专业教师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只有 24.6% 的专业教师有商务学习背景, 34.6% 的教师有过商务相关的实践经历, 69.4% 的专业教师觉得教学中最薄弱的环

节是缺乏商务知识, 97.2% 的教师觉得自己需要再培训<sup>[3]</sup>。但是目前各个学校缺乏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特别是转型专业教师的再培训,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需要自我学习, 很多教师苦于商务英语教学上的挫败感, 加上教学与科研严重脱离, 处于焦虑的边缘, 对多年从事的英语教育事业产生了倦怠从而导致了自身发展的受阻。

Exploratory Practice (EP) 概念首次由英国语言学家 Dick Allwright 提出, 是属于实践者研究 (practitioner research) 的理论范畴, 强调实践者为主体的语言教学研究, 即语言教学研究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研究者, 还包括语言学习者。教学的过程即研究的过程, 不增加额外的教学负担, 强调教学过程是教学实践者探索疑惑 (puzzles) 的过程而不是解决问题 (problems) 的工具。EP 原则以人为本, 重在课堂生活的理解, 以教师, 研究者和语言学习者的共

【作者简介】鲁曼俐 (1978-), 女, 中国湖南益阳人, 硕士, 任职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从事英语教育教学及跨文化研究。

同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可以说是解决目前在职商务英语教师焦虑及倦怠的理想途径。

## 2 中国及其他国家 EP 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语言学家 Allwright 提出了把教学与研究融合的 EP 框架<sup>[4]</sup>。EP 认为语言教学课堂是一种课堂生活,EP 强调的是课堂生活的质量(quality of life)<sup>[5]</sup>。EP 强调整理解(understanding),强调我们应该是努力理解课堂生活而不是首先想到的是去解决问题;EP 所谈到的理解是相互的,教师、学习者和研究者集中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共同对疑惑追根溯源,最大限度地减轻教师的负担,共同融合研究到常规教学生活之中,最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sup>[6]</sup>。EP 关注的是对生活对困惑的理解而不是以教学技巧或学习方法的改进等作为衡量标准,关注的是生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使得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能愉快的参与其中,并感受到快乐与非凡而最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P 的提出影响了很多语言课堂研究者,众多学者纷纷从事相关的研究。Gieve 和 Miller 通过在研究生学术课堂实践 EP 范式,发现实践者们(practitioners)利用各种途径通过优先考虑课堂生活质量而不是通过时下大学过分强调的课堂工作质量的制度能够解决他们的课堂困境<sup>[7]</sup>。Hanks<sup>[8]</sup>分别从教师和学习者两个角度对实施 EP 范式的过程做了研究。令她惊喜的是无论是学习者还是教师的实施感受都表明了 EP 范式在学术英语课堂的可行性。学生热衷于根据自己的困惑来制定研究日程,这给了他们语言学习中从未有过的体验和动力。而教师在 EP 范式的实施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教、学与做研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研究引领教学的时代,教师感受到不同的压力与矛盾,EP 的实施让教师对学生的知识给予了新的尊重,并放弃了传统的从工具性,功能性参数来判断“怎么教?”而转向具有教学和哲学意义的“为什么这么教?”的做法。通过将学习者与教师一起定位为课堂语言学习的研究者(co-researcher),EP 增强了教育学和研究中的理解潜力<sup>[9]</sup>。EP 是一种教学法同时也是一种研究形式,它“以一种温柔的方式引领大家进入到沉重的学术研究当中”。“EP 就像一个跳板让你跳向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sup>[10]</sup>。EP 的原则涉及包含实践和基于研究的教学议程,EP 整合研究与实践,使得学习者和教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学习和教学生活的知识者和研究者<sup>[10]</sup>。

国内的学者对 EP 理论也有探索。吴宗杰<sup>[11]</sup>从哲学的角度对 EP 原则中“理解”的概念做了阐述。他从本体论,认识论和言语表达三个方面论述了对语言课堂生活的理解就是对世间万物本身的真实存在的理解。EP 追求的是语言表征生活的“因其固然”,而不是语言的使用技巧。EP 范式下追求的不是语言的效率和效果而是“生活质量”这个原则当中体现的语言课堂生活的真实性。恰恰是这种对生活真实性的理解,形成“知”与“行”,“生活”与“工作”,“学”与“教”的和谐发展,进而使得教师与学习者之间最终形成和谐的共

同发展。章汝雯<sup>[12]</sup>使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把 EP 原则贯彻到英语专业泛读课程当中,使对泛读教学效果不佳,先后尝试过词汇语法讲解法和交际法都改善不大而很迷茫的她找到了新的途径。郑志恋<sup>[13]</sup>认为 EP 原则是从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审视课堂教学。其倡导的对语言课堂生活质量的理解决不会导致教师在教科研中的“倦怠”,反而能提升语言课堂的生活质量,提升教师与学生的生命价值。

## 3 商务英语教师发展现状

著名教育家叶澜曾说过:“没有教师的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的精神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sup>[14]</sup>。”教师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前提。目前,外语教师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张莲通过对中国某 211 重点院校外国语学院教师群体做的个案调查发现教师专业工作时间压力十分突出,教师专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从教师自身来看,如何寻求一种主动的自我更新机制,以主动应对越来越高、越来越频繁的社会期望是教师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sup>[1]</sup>。王守仁认为由于外语教学的特殊性,许多外语教师的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没有与自身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结合起来,导致外语教师教学与科研分离的现象<sup>[15]</sup>。具体到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发展,更是问题重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和自贸区规模的扩大,商务英语专业大面积设立。截止到 2016 年,中国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 294 所<sup>[16]</sup>。面对商务英语专业如此的增势商务英语专业的师资却严重缺乏,大部分商务英语专业都是在原有的英语专业基础上转型过来的<sup>[16]</sup>。转型后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由单一的语言教学转向商务英语教学,存在如何把语言与商务内容融合,自身商务知识缺乏,教学与科研严重脱离等一系列问题;很难与学生建立起模拟商务环境的生动活泼的课堂语言环境<sup>[3]</sup>,导致了教师的发展受阻,很多教师处于焦虑的边缘,产生了对教学的倦怠。

面对教师发展的困境,吴宗杰认为对外语教师发展的研究不能简单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是把教师当作知识欠缺的意识操纵对象。不接受故事式的研究方法及其教师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就是不承认教师作为鲜活的人的存在价值<sup>[17]</sup>。EP 原则以实践者共同发展为目标,强调对课堂生活的理解,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发展极具启示。

## 4 EP 原则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发展的启示

EP 原则强调从教师,研究者和语言学习者共同寻找自身疑惑出发,注重课堂生活,把语言教学看成语言课堂生活而不是技术性的传递语言使用技巧,语言实践者在语言课堂生活中解除自身困惑赢得共同发展。这种理念,在企业发展中类似的案例。美国加州的电动货车公司 Chanje 公司要求员

工把每周 20% 的时间用于个人发展 (personal-development), 公司的个人发展计划包括让每位员工细说过去 7 天在生活中发生的好事和不好的事, 找出自己最薄弱的方面, 然后通过辅导和反省来改善。所有的个人发展计划都是公开的, 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汉塞尔 (Bryan Hansel) 说在他的 30 年的创业生涯里, Chanje 公司比他之前创立的四家公司的生产率都要高, 公司通过增加人本意识, 让员工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 更好地与人相处, 员工的表现能更上一层楼<sup>[18]</sup>。Chanje 公司的做法与成功的经验可以说与 EP 的理念不谋而合。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 教师需要的不仅仅是教学技巧更需要一种乐于奉献的归属感与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展观。EP 原则能够给予教师特别是处于挣扎边缘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发展很大的启示。

#### 4.1 反思疑惑的过程使教师能更好地理解教育的本质

EP 原则以反思自身疑惑 (Puzzle) 为出发点而不是从单纯的解决问题 (Problem) 出发。疑惑是指的对你所处的情境或困境反思为什么, 追根溯源, 而不是一股脑的去求得解决方案<sup>[6]</sup>。Hanks<sup>[10]</sup> 在她的研究中谈到, 教师 Bella 在她所教授的学生中发现阿拉伯学生和日本学生的英语学习困难点很不一样。阿拉伯学生能说但是英语的拼写是他们的难点, 而同样的问题对日本学生来说并不觉得困难。一开始, Bella 总是从解决问题的思路出发, 总考虑该怎样提高阿拉伯学生的拼写能力, 找了很多方法技巧但是效果并不好。受 EP 原则的启发, Bella 改变思路从为什么阿拉伯学生会产生拼写困难这个困惑的原因出发, 和学生与同事一起讨论, 她发现从解决问题 (how) 到反思困惑 (why) 思路的转变使得她从原因去理解了阿拉伯学生拼写困难为什么会发生而有针对性的教他们, 她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去思考的问题”<sup>[10]</sup>。所谓教学相长, 教学从来不是单纯技术上的问题, 也不是课堂教师一个人的问题, 语言具有社会性, 商务英语教学的课堂也是如此, 教师有困惑, 学生也有疑惑, 教师可以通过结合学生的疑惑去思考自身的困惑, 从困惑点出发去追根溯源, 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理解教育的本质。这种理解的过程也是教师对教育规律内化的过程。理解了教育的本质, 教师才能真正创设富有活力和成效的课堂, 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 4.2 追求生活的质量是教师最高的职业诉求

很多转型后的商务英语教师疲于备新课, 从熟练型教师又变回了新任教师的状态, 而研究表明, 一个教师从新手成长为胜任的实践者通常需要五年<sup>[1]</sup>。但是学校并没有把这部分教师作为新任教师来进行岗前及在岗培训, 再加上高校教师科研的压力, 疲于备课的教师无法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 工作生活焦头烂额。工作和生活其实是分不开的,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是教师这个职业, 下班时间备课批改作业和学生沟通的教师比比皆是, 教学生活构成了其生活的主要部分。EP 原则的以追求生活质量为首要原则也非常符合教师

职业的特殊性。与学生交织的工作生活处理好了, 学生也进步了, 教师也成长了。语言的学习具有社会性, 源于专业用途英语的商务英语专业的学习更是具有社会文化特征。教学必须走在发展的前面。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不仅适用于学习者, 同样适用于包括教师的所有教学实践者。在原有的教学能力和潜在的教学能力之间教师的发展也具有最近发展区<sup>[19]</sup>。每位教师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努力跳入下一个最近发展区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发展。对转型过来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学校有资源可以进行一些集中培训, 但是每位教师的学缘结构、教学科研能力等情况的不一致也决定了这部分教师需要 EP 原则下的各自对课堂生活的进一步理解。每位教师探索反思找到各自每个阶段的最近发展区, 从理解生活的出发点去理解自己产生困惑的根源, 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也促进了自我的发展。只有对教学生活理解了, 才能充满热情地从事教师这份职业, 也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追求生活的质量是教师最高的职业诉求。

#### 4.3 实践者的共事性促进教师的持续性发展

EP 原则属于实践者范畴研究。这里的实践者指的不仅是教师, 还有研究者和学习者。EP 原则强调实践者之间的共事性 (collegiality), 这种共事性体现了语言的社会性。人类的学习是一种在一定物理和社会环境下从事的社会活动。个体通过个人参与的社会实践团体活动来构建自己的知识。社会文化理论者认为学习不是从外部直接占用技能或知识, 而是从外部的, 社会介导的活动到个体学习者的内部控制的一种渐进的运动, 而这种运动最终导致了自我的转变与发展<sup>[20]</sup>。教师的学习与发展也具有这个共性。孟春国、陈莉萍<sup>[21]</sup> 对中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 60 余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共 1043 名英语教师做问卷调查发现高校英语教师普遍缺乏参与研究的兴趣与内在动力。教学与研究已严重脱节。EP 原则倡导的是实践者之间对课堂生活的共同理解, 教师与学习者、教师与教师、还可以是教师与研究之间互为中介, 彼此促进。研究者通过邀请教师与学习者共同探索课堂生活中的困惑, 以原有的课堂为研究途径, 不加入占据课堂的额外大量研究工作而开展实践者研究。实践者也通过自身的经历, 反思与探索得出类似于领域内其他专家研究的发现。教师之间还可以定期讨论各自对教学生活的反思形成教学科研研讨群。目前高校的教学团队教研室活动大多是在一起共同商讨集中提交教案、课件, 统一规范, 很少有一起把教学当作生活来一起探讨的形式, 很多教师感觉教研室活动加重了教师们的负担, 实际作用不大。吴宗杰<sup>[22]</sup> 谈到在中国某高校教师们的教研室活动, 一开始也是一贯的教研室会议模式, 是一种在学校的规范下教师们对课程的讨论。但是后来教师们改变了研讨的方式。研讨改成不带目的, 不按既定的日程而是以探索的模式进行, 学校不加以行政要求, 教师们可以自由发言, 讨论的地点也变为某个教师的家中。根据对教师的采访发现, 这种探索型

的研讨最后非但没有流于形式反而使教师们大有收获。传统的研讨模式增加了教师们的紧张感,探索型的研讨模式却像一个孵化场,从这个孵化场中不断地产生出极具创新的想法,教师和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共同走进最近发展区。这种探索型教师研讨的方式是基于EP理念的一种研讨,它激发了教师对生活的思考与理解,教师之间互为中介促进彼此的发展,是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研讨可采取的理想模式。Hanks<sup>[23]</sup>认为,EP的共事性意味着将实践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分享研究的工作和回报。这种共事有助于教师帮助语言学习者和/或其他教师持续的学习和发展循环,而反过来语言学习者和/或其他教师也促进了教师自身的循环发展。

## 5 结语

EP范式是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实践者研究范式。EP原则以探求课堂学习疑惑的根源为出发点,着重对生活的理解,追求生活的质量,强调各实践者之间的共事性与共同发展。与其说EP是一种实践方式还不如说EP是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有利于商务英语专业教师从反思困惑点出发,从理解转型后课堂生活的本质出发,摆脱忙碌焦灼的现状,回归自信课堂得到发展。这种哲学思想不单是论文所阐述的对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的发展甚至是对其他ESP教师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EP原则的引领之下,实践者(教师、研究者、语言学习者)可以采用不同的具体形式来实现对生活的理解实现其互为中介的共同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张莲. 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一项个案调查报告[J]. 中国外语, 2013(1): 81-88.
- [2] 张莲, 高释然. 中国外语教师教育研究发展40年: 回眸与展望[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19(1): 3-12.
- [3] 郭乃照, 李沛, 范倩竹. 地方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发展现状与范式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31(4): 59-62.
- [4] ALLWRIGHT D. Exploratory practice: rethinking practitioner research in language teaching[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03, 7(2): 113-141.
- [5] ALLWRIGHT D. Developing principles for practitioner research: the case of exploratory practice[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5, 89(3): 353-366.
- [6] ALLWRIGHT D, HANKS J. The developing language learner—An introduction to exploratory practice[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7] GIEVE S, MILLER I K.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classroom[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8] HANKS J. 'Education is not just teaching': learner thoughts on exploratory practice[J]. ELT Journal Volume, 2015, 69(2): 117-128.
- [9] HANKS J, 2015. Language teachers making sense of exploratory practice[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9(5): 612-633.
- [10] HANKS J.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pedagogy: An exploratory practice approach[J]. System, 2017, 68: 38-49.
- [11] WU Zongjie. Understanding practitioner research as a form of life: an eastern interpretation of exploratory practice[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06, 10(3): 331-350.
- [12] ZHANG Ruwen.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exploratory practice to guide group work in an extensive reading class in China[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04, 8(3): 331-345.
- [13] 郑志恋. 探索型实践: 高校英语教师研究新视角[J]. 外语界, 2009(1): 30-35.
- [14] 叶澜.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15] 王守仁. 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促进方式与途径[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7(2): 1-15.
- [16] 边立志. 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十年: 成就, 问题与对策[J]. 外语电化教学, 2018(179): 63-69.
- [17] 吴宗杰. 外语教师发展的研究范式[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8(3): 55-60.
- [18] 露易丝·理查德森. 一边上班一边修行?[N]. FT中文网, 2019-2-11.
- [19] WARFORD M K. The zone of proximal teacher development[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1(27): 252-258.
- [20] JOHNSON K E. The sociocultural turn and its challenges for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J]. Tesol Quarterly, 2006, 40(1): 235-257.
- [21] 孟春国, 陈莉萍. 活动理论视角下的高校英语教师研究实践与认知[J]. 现代外语(双月刊), 2015, 38(5): 705-714.
- [22] WU Zongjie. Being, understanding and naming: Teachers' life and work in harmon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4, 41: 307-323.
- [23] HANKS J. Exploratory practice in language teaching[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